

童年回憶

(下)

(本文插圖刊第57、58頁)

● 袁 世 海

三個老三拜師學藝

從我家去觀音寺、大柵欄可以走櫻桃斜街，也可以走李鐵拐斜街，這兩條街并行直通觀音寺。梨園公會（後改國劇公會）設在櫻桃斜街。這個階段，我無論是去大柵欄一帶聽「蹭戲」，還是到觀音寺買東西，都要走櫻桃斜街，站在梨園公會門口張望張望，看着出出進進的演員，辨認他們是誰，演什麼的，我看過他們什麼戲，以至他們在台上、台下有什麼不同。八歲那年的一天早晨，母親讓我去觀音寺買納鞋底用的麻繩，我路過梨園公會門口時，聽見裏面「乒乒乓乓」藤棍相擊的聲音，「這一定是他們在練功！」好奇心驅使我不由自主地邁進梨園公會的大門。院子裏三個大人和三個孩子正在那裏打把子，我頓時被吸引住了。這是著名武二花臉許德義和名武旦朱桂芳二位先生正在教習武老生吳彥衡先生和三個孩子練把子功。吳先生原名吳少霞，其父吳彩霞老先生和陳德霖老夫子是同時代的青衣，吳老先生和余叔岩同班合作，有同班感情，吳彥衡先生便做了余叔岩的寄名徒弟。譚鑫培、余叔岩

先生都是武生的根底，（在科班時曾聽說，梅蘭芳先生給祖母作壽時，舉辦一場同仁晚會，演《拿高登》。余演高登，楊小樓飾青面虎，梅蘭芳演花逢春，王鳳卿飾秦仁。如余沒有武功基礎是演不了這個角色的。）這樣一來吳先生不儘要能唱老生，還必須要有很好的武生基礎，所以每天向許先生學習練武功。那三個孩子，一個是張小三（入富連成科班後叫張盛亭，是現北京京劇院演員張三全、四全之父）；一個叫馬三元（現名馬俊華，成都京劇團團長）；還有一個是吳彥衡的堂弟——吳禿子（其父叫吳堃芳），演文武老生，後給徐碧雲管事。

我站在院裏的台階旁邊，仔細地看他們練功、打把子，用手小範圍地隨着比畫，「一」、「二」、「三」……心裏默默地記着，生怕漏掉每一個小動作。……不知不覺將近中午，他們練功結束，收拾東西走了，我才戀戀不捨地尾隨他們身後出了梨園公會。一路上，我嘴裏不住地反覆念「一」、「二」、「三」，「兜」轉身，……回到家中，母親問我麻繩買來沒有，我望着母親發愣，好一陣反應不過來。

「你怎麼啦！丟了魂似的，你買的麻繩呢？快拿來，我還等着用哪！」

我這才想起早上讓我去買麻繩的事，忙將今天路過梨園公會貪看許老師練功的經過告訴了母親。母親有點生氣了，她皺着眉說：「這麼好……」我沒聽母親責備我的話，轉身跑出院子，買麻繩去了。

以後，每天早上如時間准許，我是必到梨園公會「旁聽」。漸漸地看會了些門道，胆子也大了，就往往約束不住自己，免不了在旁邊給馬三元、張盛亭幾個孩子出主意，提醒說：「你一、二、三時膀子要這樣，你沒記住師傅說，胳膊抬高點不能夾膀子，『兜』的時候邁右腿。」有時一邊說還一邊比畫。

一個小孩站在一旁看練功，並不稀奇，也不引人注目，但我經常報到，甚至提前站在院子裏等他們，還總愛管「閑事」，說得又有點理，這就引起了許老師的注意。許先生走過來說：「你會嗎？你來兩下我看看。」說着從他們手中拿了一根藤棍交給我，讓馬三元和我打了一遍。

「你是哪裡來的？」

「我是袁記馬車行的，」我怕他看不起，不願教我，只好打腫臉充胖子。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袁瑞林，您就叫我三兒吧！」

「你跟誰學會的？」

「我就是這三天跟您學的。」

「你還願意學嗎？」

「我願意。」

「好！就跟着他們一起學吧！」

「是，師傅！」我高興的喜出望外，撲通一聲跪在地上，給師傅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頭。許老師高興地點頭笑着說：「可倒好，他叫張三（指盛亭小名），他叫馬三（指三元小名），你叫袁三，我收了三個三，這叫三三見九，真有意思！」幾句話把我們說得都笑了。

從此，我不顧母親的反對，乾脆退出三天打魚、兩天晒網的平民學校。每天很早就來到這裏，掃院子，刷洗乾淨許老師用的茶壺、茶碗，打好洗臉水。盛亭兄他們幾個來後，我們就開始做遊戲。說白了就是追着玩，在梨園公會的三層院裏前跑後竄，鬧個不休。看門的程大爺管也管不住，很惱火。最後索性說，師傅不來，不許我們進梨園公會大門，事情很不妙。第二天我想出個主意，我家附近，有一家小人書鋪，我們借了一本《呼延慶打擂》，來個照圖排戲玩。先把小人書看一遍，記住大意，然後按故事情節，自己編台詞，編動作。三元演呼延明，盛亭演雷公嘴——呼延平，我演呼延慶，兼「導演」，戲就排演起來。程大爺在一旁當觀眾，這回他可高興了，

誇獎道：「這比你們滿院亂跑強多了。」

許師傅每天一早就去遛鳥，九點鐘左右才來。到他回來的時候，我趕快給他沏上茶。許師傅和朱先生練功後，邊喝茶休息，邊教我們。就這樣，我跟許師傅練了腿功，毯子功，虎跳鏢子，小翻，搶背，開了虎跳前蹠，學了起霸，還學了一些身段，亮相，把子功，又學了「小五套」、「快槍」、「單刀槍」等。

午飯後，到華樂園（大眾劇場前身）看許師傅演出。

現在看戲，不再叫聽「鑼戲」，而是堂堂正正地跟師傅去看戲。我從服裝到言談舉止，儼然以內行自居。我頭上戴一頂演員們風行的鴨舌帽，身上穿一件半新的大褂。無錢做白小褂，就讓母親給大褂袖口縫上白布，翻過來露出白袖口，因為這是當時戲班的習慣性打扮。母親把它洗得很乾淨，趁在半乾時舒開褶子壓起來，甚至我自己還坐在衣服上壓。這樣穿時平平整整，跟着老師進園子，絕不會給他帶來不光彩的感覺。

許師傅當時搭朱琴心班，他功架穩，武功基礎紮實，把子功手裏溜，脚步清楚，內外行一致稱讚。他在前邊加演《金沙灘》、《嘉興府》、《收關勝》、《藍林坡》、《采石磯》。有時和武旦合演《青石山》，他扮演的關平，大刀花過河又順又快又好。

就這樣，我反覆觀看他的舞台實踐。平日練功時，許師傅就給我講過動作要領，如：大刀一磕時的手、眼在哪，腳如何撤步，大刀花往哪個方向砍才不致碰靠旗等等。如今看了他的演出，

再聽他進一步講解，使我受益更深。有時，我一次學不會，或者練不出眉目，有些急躁，許師傅就說：「功夫不負有心人，下苦功夫練，准能練出來。這碗飯不是那麼好吃的，要吃這碗飯，就得下苦功夫。」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演《青石山》時，他武二花的應工是周倉，因為他的大刀、靠功為一絕，有他在班裏，武生不敢接關平。所以逢此戲他總是演俊扮的關平，不演周倉。他和九尾狐對刀的最後，是「梁頭」過來，「梁泥」亮相，必定獲得滿堂掌聲。有一次的「梁泥」沒站穩，掌聲不似以往那樣熱烈，許師傅回到後台抄起刀坯子，「啪啪」地在腿上狠狠地抽了幾下，以自責為什麼功夫沒有練到家。許師傅常跟我講：一些名角就是下了苦功，才贏得觀眾承認的。許師傅的言傳身教，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裏。我從小到如今，看了不下幾百齣戲，大小名角不計其數，他們每人都有一絕，都是不知吃了多少苦才得來的，我又能練出些什麼絕招呢？不管怎樣，我要吃得苦中苦，學出好本事，一定要練得像他們那樣受到觀眾的歡迎。許師傅的教誨，引導我逐步認識到學藝術必須刻苦這一簡單而又深奧的道理。

過年給你供上年糕

前邊曾提起過，住在前孫公園東口，給名女老生恩曉峯操琴的董鳳年琴師，是梨園公會發起人之一。戲班裏稱呼他董二爺。他經常坐大爺家的馬車，逐漸認識了我母親，母親也常去他家串門，和董二奶奶聊天。董老先生天天下午去給吳彥

衡先生調嗓子，從吳先生那裏得知我跟許師傅練功的情況，母親去串門時，他屢對母親誇獎我肯用功，聰明好學，并建議我跟許師傅去班裏打打下手，早點掙錢。董二奶奶當即阻止說：「打下手雖是眼下能掙點錢，將來可有什麼出息？龍套上下手，獅子、老虎、狗（這是形容舊戲班基本武打演員只能演獅子形、虎形、狗形等），他既然肯學，還是讓他學點文戲吧，說不定還能成角兒呢！」於是，熱心腸的董二爺便和吳彥衡先生商定，每日下午，由吳先生教我學習老生戲。

從此，我每天上午跟許師傅在梨園公會練功，中午，回家急急忙忙吃口飯，就早早趕到香爐營四條吳先生家中，主動地幫助他們掃掃院子，收拾收拾。等吳先生午休後教我學戲。

吳先生教戲很認真。他知道我練功不錯，有點武功基礎，就選擇有刀槍架的靠把老生戲《南陽關》中的伍雲昭教我。他在教會唱段之後，讓我講解講解唱段的詞意，這一講我就鬧出了個大笑話。在伍雲昭哀求要捉拿他的主帥韓擒虎時有這樣一段唱：

……
 你若是將我釋放了，
 早燒香，晚點燈，供奉年高。
 老伯父饒是不饒？

我給講解成：「你若將我饒了，我早上給你燒香，晚上給你點燈，過年時還給你供上年糕……」吳先生哈哈大笑，將剛喝在口裏的水全噴了出來，笑得直不起腰。

足見沒有文化知識，就不能正確而深刻地地理

解詞意，當然對演戲也會有影響。

一天，董二爺給吳先生調過嗓子後，讓我試唱學會的唱段。

1.5.1，他定好音說：「別慌，注意聽我的調門！」

順利！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跟胡琴，張口一唱就搭調。董二爺有意識地改換了三次調門，我隨着唱了三遍，都不慌腔，不走板。董二爺、吳先生父子齊聲稱讚我「是塊唱戲的坯子」。

這也算是我幾年來看了無數齣戲，「演」了無數次「戲」的成績吧！

吳彩霞老先生特別高興地對吳彥衡先生說：「你可以給他說說薛丁山，綺霞（尙小雲的號）

人們對成名的角都不稱名，稱老板，大爺或稱號）他們演《汾河灣》，缺少娃娃生，經常去富連成借小孩演。你教會他，以後有機會我可以給推荐推荐。」

不久尙小雲、王又宸又要在中和園合演《汾河灣》，吳老先生徵得尙先生同意，就帶我去見他。尙小雲先生一看我個子不高，濃眉大眼，挺機靈，就讓我將戲排了一遍。看過之後他點頭同意，此事就定了。

初嘗舞台演戲樂趣

離演出還有三天，我無數次反覆背戲，「來了！」「台、台台……」在家中唱個沒完。姐姐們可忙了，用兩天時間爲我趕做了一雙台上穿的彩鞋（後台行頭中沒有這樣小的娃娃鞋）。她們做好鞋底，還要在剛做的鞋幫四周拉上花線穗

。爲了使花線配的鮮艷，我跑了不下四、五趟觀音寺花線店，不厭其煩地去反覆比較，挑選顏色，直到自己滿意爲止。最後將鞋送到鞋鋪去請他們幫我縫好。他們一聽我上台演出，便放下手中的活計，一人縫一只爲我趕製起來。

這一天終於盼到了，吳老先生帶我到後台先給祖師爺磕了三個頭，請化妝師傅給我化好裝，穿好服裝到上場門候場。吳老先生給我把場子，他拍着我的肩膀說：「沉住氣，別慌！」當時我的頭腦很冷靜，自從我和京劇結下了不解之緣，尤其是拜了許師傅練功學戲以來，始終是有地方學戲，卻沒地方演出，常自嘆無用武之地。就連夢中也在渴望着有朝一日能登上舞台啊！幾天來，我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如今，這夢寐以求的美好希望變成了即刻實現的事實，哪裏還感到什麼緊張呢？再者可能就是所謂的初生牛犢不怕虎吧，所以我反而倒像有些舞台經驗似的，心情很平靜。

上場後，我神氣十足，還記得在表演奉母命出外打雁時唱的西皮散板「辭別母親出窰門」一句，我緩足一口氣，卯上勁唱「門」字的拖腔，獲得了觀衆的掌聲。戲演到「彈打南來張口雁」時，我一邊唱，一邊抬起左腿將槍柄在這腿上，摘弓、掏彈、搭弓、射雁顯得穩當、漂亮、節奏感強，動作都踩在鑼經「大大大大衣大大台」上，台下響起了喝采之聲。

散戲後，吳老先生一看見我就用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頭，說：「好小子，真有你的，頭回上台不僅不慌，該要的還給要下來了（指掌聲、

效果)。「隨後他發給我一塊錢的點心錢，我的心簡直樂開了花，拿着錢連跑帶蹦地回了家。

媽媽、姐姐都還沒睡，我笑着跳着進屋裏把錢交給了媽媽。媽媽緊緊地把我摟在懷裡，過了好一會，才說：「你餓了吧？給你留着飯呢！」我興奮得不覺得餓，問媽媽：「您願意讓我學唱歌了嗎？」媽媽說：「不是不讓你學，就是學戲太苦了！」我說：「恐怕什麼？趕明兒我學會唱戲，掙錢都給您……」

父親去世後，母親和我們相依為命，我們幾個孩子就是她生活的目的和希望。她平日捨不得說我一句，什麼都是由着我們的性子幹。我從小愛看戲、愛唱戲、想學戲，母親都清楚，但總不願意讓我學戲，怕的是學戲太苦，還要挨打，又為外行吃戲飯不容易而顧慮重重。但是不學戲能學什麼呢？又很茫然。因此，她一直處在左右為難的矛盾之中。通過這次演出，母親似乎想開了點。

我也想了很多，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登上舞台，我嘗到了在舞台上演戲的滋味——其樂無窮。聽到了觀眾給予鼓勵的掌聲，使我在學戲的一片茫茫的前景中看見了光明和希望。尤其是第二天我到吳先生家去，吳老先生指着我对吳先生說：「昨天綺霞說這孩子挺有起色，以後你多給他下點功夫。」聽了這話，更使我對未來的事業充滿了自信和決心。

決心下苦功學本事

我那善良的大姐，性情溫和、沉默寡言。多

少年來，她盡全力與母親分担家務，憐惜弟妹，什麼都緊讓出來給我們。有時飯不夠，她總是同

母親你推我讓，不肯再吃。家裏的活計，她默默地忙個不停。隨着年歲的增長，考慮的問題就多了，她省吃儉用，由於體質很差，加上憂思愁慮過度勞累，終於得了肺癆。最初，她怕母親着急，忍耐着不願明說。等母親發現了，她已是病入膏肓。請醫生、吃藥沒有錢，可是怎能看着大姐一天天病情加重呢！母親急壞了。聽說有個瞧香的巫婆會請神治病，就借了些錢把她請來。這個巫婆鄉間婦女打扮，滿臉擦着怪粉，她進屋來坐在炕沿上，拿出一件已褪色的舊杏黃長袍穿上，將我和哥哥轟出門外。這樣的新鮮事，我們沒見過，順着門縫往裏偷看，只見母親、姐姐跪在地下，大姐仍舊在床上躺着，她又病得坐不起來了。巫婆坐在炕前的破凳子上，又是打哈欠，又是伸懶腰，擠眉弄眼，折騰了一陣，突然半睜眼，怪聲怪氣地喊着：「呂祖爺(呂洞賓)來了！要吃西瓜！」這時正值寒冬臘月，哪裏去找西瓜呀？母親連連磕頭，哀求巫婆請神大發慈悲，改一樣別的水果，等大姐病好後，有了西瓜多多供上。最後巫婆轉達神的旨意，有蘋果也將就。母親把家中僅有的二十枚錢交給我，讓我買蘋果

。冬季蘋果少，價錢貴。爲了救活大姐，我跑遍虎坊橋好多水果鋪子，不是沒蘋果，就是嫌錢少不賣，最後才在大柵欄觀音寺把口的一個大水果鋪買了兩個爛蘋果。我想起四大爺說咳嗽吃梨好，又哀求掌櫃給我一個小鴨梨，給大姐拿回家

去。

巫婆三口兩口吃了蘋果，就去掐大姐的嘴脣上邊(人中穴)，說病魔在這兒，跑不了了，臨走時還叨嘮着說是病魔已被神捉走。這當然救不了大姐的性命，可憐大姐只活了十八個春秋，沒過上一天好日子，眼睜睜地被病魔奪走了生命。

大姐的死，對母親打擊太大了。母親總覺得對不住大姐，一天不知哭多少次，掉多少眼淚。大姐是母親的得力幫手，針線活做得又細又快。少了大姐就顯得不太出活，又遇上裁縫鋪的生意

不太景氣，活不多。社會上開始時興皮底鞋，有錢人願穿皮鞋的越來越多，納千層底的活就大大減少。大爺家的馬車行生意倒滿興隆，因照顧我們家的時間太長了，認爲我們一家六口是填不滿的坑，想讓我母親改嫁了事。母親執意不肯，經常與和尚四大爺說：「我有五個孩子，其中一個孩子有點出息，我們就餓不死，我是有指望的。」大爺給我家的錢是有限的。家裏的收入一天天減少，我和哥哥一年比一年大了，吃得越來越少，家中開銷日益增大，爲大姐借的一筆錢還沒有還，又負了新債，每月都要付利息。……窟窿越掏越大，真可說是債台高築。每逢年關，母親是愁上加愁。和尚四大爺、六姑的接濟是杯水車薪。有時送來點錢略解燃眉之急，却難挽殘局。俗話說：送信的臘八粥，要了命的祭灶神。一過祭灶的臘月二十三之後，討債的就會踢破門檻。母親強忍悲痛，聽他們說着難聽的話，苦苦低聲哀求着，勸走了王掌櫃，又迎進接踵而來的帳房李先生……

熬過這幾天後，母親再也忍耐不住，放聲痛哭，不住地埋怨父親不該去世太早；又哭大姐不該「走」，往後的日子無法過下去，感嘆自己的命太苦。

的確，母親一直都在受苦。我的老爺一家是輪子行。老爺趕大車，舅舅在南柳巷趕馬車，家中生活極困難。母親三、四歲開始揀煤渣，爲了幫家中幹活，沒有裹腳，出天花沒錢治，落了滿臉的麻子。十七歲和父親結婚時屋裏就一個炕和一床半舊的被褥。兩人感情雖好，可是三十二歲上便守了寡，孤兒寡母苦熬歲月。

我站在門檻上，手扶着門框，看到母親頓足痛哭的情景，我的心都碎了。這一切在我天真幼小的心靈深處打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漸漸地母親冷靜下來，看着圍在她身旁哭泣的我們姊弟四個，說：「我就盼着你們了，你們長大後只要有一個有出息，咱們全家就不會再受這些窩囊氣！」我緊咬嘴唇，不住地向母親點頭，心裏暗暗發誓說：這個家靠我了，我得學本事掙錢！只要能學到本事，多苦我也不怕。我長大了，決不讓母親再受窮。我們家一定得過上好日子，給他們看看。

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窮困。學戲的條件也越來越困難了。

許德義師傅搭上楊小樓先生的班子，白天戲改爲夜戲，早晨起得晚，不再去梨園公會練功。朱桂芳先生搭上梅蘭芳先生的班，經常出外。吳先生準備要搭馬連良的班。此時馬先生已和朱琴心先生分手自己挑班，郝（壽臣）老師的地位已

升到二牌。過去花臉均應在旦、武生的後邊，這樣一來旦角和武生只能找年輕的演員配，所以旦角請了王幼卿（王瑤卿的侄子），武生約了吳先生。於是這幾位先生都无暇顧我，我學戲沒了着落。

寫契入科開始學戲

一九二七年春季，我的戲迷伙伴裘盛戎進了富連成科班，更使我焦灼不安，無止無休地磨菇母親去找董二爺想辦法，找地方正式學戲。在生括難以維持的情況下，母親萬般無奈咬着牙同意了我的心願，幾次去董二爺家請他幫忙。恰好這年多月，董二爺的侄子從山東烟台的戲班來京置辦刀、槍把子，住在董二爺家。他看見我，覺得不錯，同意帶我到山東和女武生藍萬春一起給他當徒弟。若是願意，立個字據就跟他走。我高興的跳啊！蹦啊！回家去說服母親。第二天，母親帶我到董老先生家裏去立字據，誰知他却對母親說：「細想起來此事欠妥。你帶着孩子不容易，他此去千里之遙，一立了字據，七、八年不能回來，在外邊若有個好歹……我沒給你幫忙，反而害了你們。」我一聽這話，學戲的事又告吹了，頓時急了，說：「您不答應，我自己去，走也走到烟台把老師找着，不怕他不要我。」董老先生見我決心如此之大，左右爲難，不知所措。最後，他的老伴——董二奶奶出面解了圍。她對我說：「這樣吧，今天你先跟你母親回去，我給你擔個保。明兒讓你二老爺去富連成科班打聽打聽，若能要你，不省得去烟台了嗎？這樣你戲也學成

了，還不用離開你媽，有多好哇！」董二爺說：「能去富連成倒是好，不過，科班苦哇！」

董二奶奶看見母親一聽說科班苦，臉上就露出難色，又接着說：「哪兒學戲不苦哇！人家名角的孩子不也照樣送去嗎？譚家的富英不就是嗎？人家受得了，他就受不了？再說，真有點事，你媽媽也能去看看你。」這幾句話可真管用，我立即破涕爲笑，說：「那行，二老爺，什麼時候能去？」

「你別着急，一半天就讓他去科班給你說說去，你回家聽信兒吧。」董二奶奶說。

提起董二奶奶來，她在梨園界確實稱得上是個「人物」。她性格爽朗，熱心，愛管「閑事」。很能助人爲樂，辦事爽快，因此大家很喜歡這位董二奶奶。董老先生又是梨園公會的組織者之一，所以上至四大鬚生、四大名旦，下至基層底包演員，無人不認識她、不尊敬她。董二奶奶給我家也幫過不少的忙。她很同情母親的遭遇，在我們實在過不去的時候，幾次出面担保，我們才借到利息錢。如今爲我學戲又費了不少苦心，所以我是非常感謝這二老的。一九四九年，董老先生死後，董二奶奶一直活到九十多歲。他們無兒無女，每逢年節我都請她到家裏作客，每月還要送些錢給她。大約一九六五年我和妻子、女兒去看她，那是見她的最後一面了。

到富連成科班學習，梨園子弟入學很容易，外行子弟要家貧的，能吃苦的，還要有個好保人，最好是有些基礎的，入科就能演點戲，不用從頭教起，吃閑飯。董老先生找到富連成科班的葉

春善老先生，把我兩歲喪父，家境貧寒的情況介紹一遍，又將拜許德義為師練功，給尙小雲配演了山的事誇獎一番。葉老先生同意看看，但因已近臘月，科班很忙，要過年後再說。董老一再要求提前，才訂了臘月初二這一天帶我去見見。

初二這天，我信心十足地跟着董老去科班參加考試。

一進富連成科班的大門，我就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院裏單棚下面是學生練功的地方，靜得鴉雀無聲。我被帶到正廳，葉老先生坐在中間，旁邊還有幾位先生，都不說話。董老和葉老互相作揖寒暄過後，葉老先生問：「你都會什麼呀？」

我挺挺胸脯，將身子站得筆直，一口氣背道：文戲會《南陽關》的伍雲昭，《汾河灣》的薛丁山；武功會拿頂、下腰、踢腿、飛腳、虎跳、鏢子；虎跳前關開了；「過」時還得抄一下；把子功會小五套，快槍、大刀下場，另外還會「起霸」。

「葉老點點頭說：『說話倒挺沖，你溜幾個虎跳，翻幾個鏢子我看看。』我迅速地脫掉腿上的棉套褲（戲班人因要練功，棉褲穿脫不便，只穿夾褲，做兩個棉褲腿，齊大腿根套好，有帶和腰帶繫上），跑了幾個虎跳、鏢子。這都是許師傅給開的范兒。他的范兒正，我又真練，虎跳等看着很直，也很地道。葉老連連點頭。又讓我唸了

《南陽關》伍雲昭上場時的引子——「威風飄蕩，統雄師，鎮守南陽」，嗓音高且亮。葉老說：「得了，甯唱了，董二爺說行，那還有錯？過了年就來吧！」我站在董老先生的身後直拿手拖他的衣服，向他示意，等不及了。董老先生明白我的意思，向葉老作了個揖說：「您收下這個孩子，可真是行了好事，他家裏現在正過不下去呢！這孩子心又太急，讓他年前過來，我也就踏實了。」

葉老說：「把黃曆拿來看看吧！」查看後又說，「那就臘月初五吧，這天是『除危定日黃』，正是個好日子。」聽到這話，一塊石頭終於落了地。

回家後，我與高采烈地將這個大喜的消息告訴母親，想到我總算找到了所嚮往的地方，有了飯碗，臉上也微微露出了笑容。她馬上給我張羅拆洗被褥，又借了點錢給我添些新棉花。初四下午全部準備停當了。

這三天對我來講，可太難熬了！我天亮盼天黑，天黑盼天亮，時間過得彷彿比往常慢多了，這三天簡直就像過了三個月。

初四下午，我入富連成科班的保人——董二爺拿來入科班的契約。它是個大紅紙摺，封面用墨筆寫着「關書大發」四個字，摺內寫的是：

「立關書人×××，今將×××，年××歲，志願投於×××名下為徒，習學梨園生計，言明七年為滿，凡於限期內所得銀錢，俱歸社中收入，在科期間，一切食宿衣履均由科班負擔，無故禁止回家，不准中途退學，否則由中保人承管。倘有天災疾病，各由天命。如遇私逃等情，須兩家尋找。年滿謝師，但憑天良。空白無憑，立字為證。」

立關書人×××畫押
中保人×××畫押
年 月 日吉利。」

母親一聽，七年在科期間不許回家，不許退學，天災疾病，各由天命，頓時淚如泉湧，遲遲不忍在上面畫押。事情到了這一步，母親哪能阻擋住我去實現多年的願望，哪能改變我早已下定的決心呢？我滿心歡喜，無所畏懼地伸手沾紅印油，替母親按下了手印。晚飯，母親一口也沒吃。深夜，我很快進入了甜美的夢鄉，偶然醒來，朦朧間看見母親還坐在炕沿看着我，用衣襟擦着她那雙早已哭得紅腫了的眼睛。

第二天，即一九二七年臘月初五（陰曆），天還黑黑的，我猛然醒來，睜開眼，立刻起來穿衣服。剛剛入睡的母親被我吵醒了，哥哥、姐姐們也都起來準備給我送行。

「到了科班要聽師傅的話，少挨些打，過幾天我就去看你，給你送點『魚鑽沙』吃。」

「別打架，有事兒多問問大羣子（盛戎），他比你先去幾個月，懂得些規矩。」

一路上，母親一邊哭一邊反覆叮嚀，好像我此去是九死一生的。我雖然一點頭答應，心却早飛到了日思夜想，對我來說還帶有些神秘色彩的富連成科班去了。幾天來我的心一直在沸騰。臘月前後是北京最冷的日子，嗖嗖的西北風刮在臉上，但我心裏却感到暖烘烘的。

母親將我送到富連成科班門口，我自己拿着行李、契約，走進院門。院子盡頭是大影壁，我要轉過影壁牆時，回頭看見母親依舊站在大門旁向我張望着，不斷地用手擦眼睛。我不禁鼻孔發酸了。我迅速地繞過影壁，用手背抹去淚痕，走過穿堂……

從此，開始了新的學藝生活。